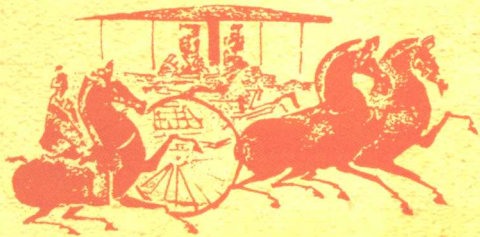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经典藏书

景中 译注

列子



NLIC2970802168

中華書局

中华经典藏书

景中译注

列子



NLIC2970802168



中華書局

前言

《列子》一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道家类著录《列子》八篇，班固自注曰：“名圉寇，先庄子，庄子称之。”到唐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，唐玄宗下旨设“玄学博士”，把《列子》等四部道家著作并列为经典，作为学子应试科举的必读书。《列子》当时被尊奉为《冲虚至德真经》。不久，柳宗元、高似孙相继提出《列子》之伪，之后应者云起，《列子》遂判为伪书；甚至连《列子》的题名列御寇也被否定，高似孙的《子略》云：“岂御寇者，其亦所谓鸿蒙、列缺者欤？”于是列子便归于不曾存在的神怪杜撰之列。近人梁启超、郭沫若、杨伯峻、严北溟诸学者均支持《列子》伪书之议，似乎已成定论。既然是伪书，就要找出作伪者，先是说《列子》作注的张湛是作伪者，但因证据不足，又认定作伪者为王弼，又由于证据不足，便改为系出于魏晋人之手。

因为给《列子》定为伪书，毕竟缺乏铁的证据，且不乏推测之辞，不能自圆其说，所以有学者开始质疑“伪书说”，并响亮提出《列子》不伪的观点。如岑仲勉、李养正、日本学者武义内雄、台湾学者严灵峰、陈鼓应便提出了有力的反驳意见，扭转了《列子》“伪书说”一边倒的局面。本书赞成岑仲勉诸学者的意见，《列子》为伪书的案应予改判。《列子》是先秦子书，列子其人并非鸿蒙、列缺一类

神怪，实有其人。《列子》虽然记载了列子身后事，但这和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也同样记载了他们的身后事一样，不能因此断定它们都是伪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有句公允的评介说：“此书皆称‘子列子’，则决为传其学者所追记，非御寇自著。其杂记列子后事，正如《庄子》记庄子死，《管子》称吴王西施，商子称秦孝公，不足为怪。”既然是追记列子的言事，那么《列子》反映了列子的思想体系是不会有错误的。

列子是郑国人，生活在战国时代，先于庄子。《庄子》中有二十二处提到列子，此外，《战国策》、《尸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也提到过列子。《尸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中都讲“列子贵虚”。《吕氏春秋·观世篇》说：“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。”高诱注：“子列子，御寇，体道人也。著书八篇，在庄子前，庄子称之。”与班固的说法相同。列子是一位隐者，有他的老师、学友、弟子，虽穷却不肯出仕而“为有国者所羁”。他崇尚清静无为，养性体道，“心凝形释，内外尽矣”，呈现出“在德机”、“衡气机”、“太冲莫脱”的形象，当为辟谷、导引、入定功夫的先行者，因此，后来道教奉《列子》为圭臬，不认为《列子》“迂诞恢诡”，而认为它默察造化消息之运，发扬黄老之幽隐，简劲宏妙，辞旨纵横，因此，撰作道书，多所融摄，成为道教义理不可分之部分。不仅道教吸纳《列子》思想体系，而且《列子》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贡献之一，《列子》从世界本体、宇宙生成和物种转化角度阐明了“道”的性质，形成了独特的天道自然观。提

出客观世界存在着统一的本质和规律，它本身无形无象，神秘莫测，无增无减，独立不改。它不被他物产生，而能产生他物；它本身不变化，而能使天地万物发生变化；它比任何具体事物及其具体的变化更具有主宰性，从而成为天地万物产生和变化的总根源。它就是“道”。以此为基础，《列子》的作者提出了宇宙生成的过程，阐明了“道”与“物”的关系，指出“有形者生于无形，则天地安从生？故曰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见气也；太初者，气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气形质具而未相离，故曰‘浑沦’。浑沦者，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无形埒，易变而为一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，九变者，究也，乃复变而为一。一者，形变之始也。清轻者上为天，浊重者下为地，冲和气者为人；故天地含精，万物化生。”道与气的统一，对道的物质属性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，丰富发展了老子道的本体论，使道的物质性及变化发展循环规律更加清晰。

贡献之二，在继承前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上，使其辩证法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。《列子》在《天瑞篇》中指出：“常生常化者，无时不生，无时不化，阴阳尔，四时尔。”“运转亡已，天地密移，畴觉之哉？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，成于此者亏于彼。损盈成亏，随世随死，往来相接，间不可省，畴觉之哉？”在《庄子·秋水篇》中也有类似观点：“春夏先，秋冬后，四时之序也。万物化作，萌区有状，盛衰之杀，变化之流也。”他们都认识到运动的普遍

性和循环连续性,把整个运动看作是一个不断的、无始无终的过程。在此基础上又把中国哲学中运动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。《列子·汤问篇》指出:“无则无极,有则无尽,朕何以知之?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,无尽之中复无尽。无极复无无极,无尽复无无尽,朕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,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。”这样便把宏观世界的无限,微观世界的无尽统一在物质的基础上。完善了其大无外,其小无内的命题,提出了宇宙结构的层次及运动变化的无穷无尽性、物质性,把中国古代辩证法哲学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。

贡献之三,《列子》提出自然命运决定论,比天帝决定命运的宿命论更为进步。先秦儒家的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”,命是天命,天是上帝,在这种天帝命定论面前,人只能乐天知命,安于天命的主宰,顺从上帝的安排。《列子》提出人力不可与命运相争,命运决定人的寿夭、穷达、贵贱、贫富,不是人力所能制约的。“可以生而生,天福也;可以死而死,天福也。可以生而不生,天罚也;可以死而不死,天罚也。”“生生死死,非物非我,皆命也,智之所无奈何。故曰:窈然无际,天道自会;漠然无分,天道自运。天地不能犯,圣智不能干,鬼魅不能欺。自然者默之成气,平之宁之,将之迎之。”天道决定生死命运,只能顺迎,不可干犯。儒家主张人听命上帝的主宰,列子认为人应遵循天道自然规律。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。此外,还有一点不同,那就是列子的命定论不排斥人在自然规律面前主现能动性,认为人可以认识社会的时势和自然的机

运，人掌握不掌握时势和机运，其命运就会有不同的结果。列子指出人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认识自然规律。达到对至道的直觉体验，办事做到熟能生巧，方臻与道神契的境界，《列子》中“梁鸯饲虎”、“吕梁济水”、“觞深操舟”等故事就是讲人认识自然规律取得成功的事例。又如在《说符篇》中对盈氏二子、牛缺、宋国兰子等人的遭遇指出：“投隙抵时，应事无方，属乎智。智苟不足，使若博如孔丘，术如吕尚，焉往而不穷哉？”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知时，“昏昏昧昧、纷纷若若”，就是“不知所以然而然”。世人有的年纪相仿、资历相仿、才能相仿、容貌相仿，但寿夭悬殊、贵贱悬殊、名誉悬殊、爱憎悬殊，“成之于道，命所归也”；“死生自命也，贫穷者自时也。怨天折者，不知命者也；怨贫穷者，不知时也。当死不惧，在穷不戚，知命安时也”。又在《天瑞篇》中说：“吾闻天有时，地有利。吾盗天地之时利。”这里强调人在自然规律面前做到无为无不为：无为知命，不与道抗争；安时有为，认清时势、掌握事物运动的规律和时机，就可以争取到好的结果。这是与宿命论的本质区别。“愚公移山”的寓言说明只有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与人的关系，人才能改变环境，创造奇迹。山不再增长，而人子子孙孙却可以无穷尽地延续增长；无限可以战胜有限，因此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做到移山。“夸父逐日”的寓言告诉人们不能正确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，恃强蛮干，势必失败。可见成败命运皆在命定之中，又在“知命安时”的运作之中。

贡献之四，在阐明贵虚、内观、生死、幻梦诸问题上皆

有新意。贵虚是道家基本哲学思想，老子讲：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，认为虚无不受，静无不待，道兴无为，虚无自然，名为得道。《列子》全书都贯穿贵虚思想，张湛在《列子序》中指出：“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，万品以终灭为验；神惠以凝寂常全，想念以著物自丧；生觉与化梦等情，巨细不限一域；穷达无假智力，治身贵与肆任；顺性则所以皆适，水火可蹈；忘怀则无幽不照，此其旨也。”列子崇尚自然，认为一切都在不停地幻化之中，瞬息盈亏，暗中移易，终究归于寂灭，一切皆虚，无所谓生死、有无、是非、成败，顺自然之性，持虚静，便是与道合一。所以列子说：“非其名也，莫如静，莫如虚。静也虚也，得其居矣；取也与也，失其所也。事之破砭而后有舞仁义者，弗能复也。”虚，就无所谓贵贱，保持清静虚默，不竞世俗之名利，就是得到了“道”。《列子·仲尼篇》在坚持虚静宗旨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内观”说：“务外游，不知务内观。外游者，求备于物；内观者，取足于身，游之至也；求备于物，游之不至也。”“至游者，不知所适；至观者，不知所视。物物皆游矣，物物皆观矣，是我之所谓游，是我之所谓观也。故曰：游其至矣乎！游其至矣乎！”这里的内观，就是修心，修心就是修道，道常静虚，心守静虚，才能以心合道。所以说内观取足于身，才是最完备的观万物，只有内观才能“物物皆游”。静与虚是统一的，能静始能悟虚，悟虚才能静定。静定则欲不生，欲既不生，则为真虚真静，才能渐入真道。这就是列子修身体道的基本途径。

基于贵虚，列子又提出自然生死观，指出生与死是自

然规律，不曾有生，也不曾有死。《天瑞篇》说：“道终乎本无始，进乎本不有。有生则复于不生，有形则复于无形。不生者，非本不生者也；无形者，非本无形者也。生者，理之必终者也。终者不得不终，亦如生者不得不生；而欲恒其生，止其终，惑于数也。”“死之于生，一往一返。故死于生者，安知不生于彼？故吾知其相若矣。”《仲尼篇》又说：“无所由而常生者，道也。由生而生，故虽终而不亡，常也。由生而亡，不幸也。有所由而常死者，亦道也。由死而死，故虽未终而自亡者，亦常也。由死而生幸也。故无用而生谓之道，用道得终谓之常；有所用而死者，谓之道，用道而得死者，亦谓之常。”生死是常理，生死与道相依。该生的而生存着、该生的却死掉了，都是符合道的规律的；该死的死了，该死的却活着，也都是自然规律的体现。“有生之气，有形之状，尽幻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阴阳之所变者，谓之生，谓之死，穷数达变，因形移易者，谓之化。”这种把生死视为阴阳之变，气之幻化的观点，揭开了关于生与死的神秘面纱。列子还指出，生命是短暂的，不必计较何时死，而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珍惜就是率性而为，不要委屈自己，可以从心所欲，或享乐自己的财产，或散尽家产，不必计较身后名声。尧、舜、桀、纣生前名声不一，但死后都变为腐土，归于自然。

《列子·周穆王篇》有八个故事讲了关于幻与梦的问题，旨在说明世界万物都是虚妄不实、如梦如幻。穆王西游，说明了“变化之极，徐疾之间”便可完成。若役夫“苦则苦矣，夜梦为人君，其乐无比”；尹氏“心营世事，钟虑家

业，心形俱疲”，“梦为人仆，超走作役，无不为也”，说明苦逸相反复。樵鹿相争，说明觉梦难辨。华子患失忆症为返朴归真，认为病愈，反而“扰扰万绪起”，被存亡、得失、哀乐、好恶之乱心。“古莽”三国对梦觉的感受各异，有的以觉为实，梦为虚；有的以觉为虚，梦为实；有的常觉不眠，无梦，都是民俗习惯和成见。凡此种种，说明造物者难穷难尽，因形者随起随灭，后者相对于前者即为幻化。因此，不要为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。为了说明幻梦之间的关系，列子对梦的成因作了深入解释，提出“神遇为梦，形接为事”，梦是精神活动，事是形体与外物的接触。昼思夜梦，形神所遇，梦以事为根源，是以一定的生理、心理变化为根据而产生形形色色的梦。这种解释几近于现代科学对梦的解释。

《列子》还有许多成就值得称赞，值得研究，就是上述几点浅见也尚待专门研究，这里不便深究。

《列子》一书西汉末尚存完篇，因世事变动几近亡佚。永嘉之乱，张湛家与王弼家一起逃难江南，张湛曾在王弼家的藏书中挑选了一批罕见书带着南行。后来张家在带去的书中发现了《列子》一书三卷，张湛又在他处寻得其他篇，合辑为八篇足数，遂加以作注。张湛之后又有唐人殷敬顺撰《列子释文》。清人汪继培对张、殷二书加以校订，刊入湖海楼丛书。此外，四部丛刊、诸子集成诸丛书亦有刊行《列子》其书者。这当中，张湛收集《列子》残篇、并为之作注，对保存、传播中国古代典籍功不可没。

今人杨伯峻有《列子集释》，此外，严北溟、陈鼓应、岑

仲勉等也有专书及论文对《列子》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。

本书以诸子集成刊本为底本，在撰写中参阅了上述著作及论文，参互对比，取长补短，参以己见，特别是《列子》一书的真伪及思想等问题，分歧较大，本书只作简要表达，不作专门考辨，注释、译文的不同见解，也只是写明己见，未注明分歧意见何在，不妥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作者

2007年9月

目 录

天瑞篇	1
黄帝篇	31
周穆王篇	79
仲尼篇	103





汤问篇	133
力命篇	177
杨朱篇	204
说符篇	239



天瑞篇

瑞，指符瑞，是古代用为信物的标记。天瑞，指自然界阴阳变化，四时循环无不与道的规律相合，如符瑞之有信，故名。本篇十四个自然段，共分三大部分，都是围绕世界本原展开的，其中阐述的自然观和人生观是《列子》全书的总纲。第一部分共四个自然段，总述宇宙形成过程，提出“不生不化者”为万物的本原，就是宇宙形成过程的第一阶段，从太易开始直至“天地含精，万物化生”的生成过程为第二阶段，以“万物皆出于机，皆入于机”说明生物与非生物在物质基础上的演变发展，是第三阶段。这三个阶段分别从物质本体、宇宙生成和生物进化的角度阐明了“道”的本质，揭示了《列子》的自然天道观，基本上反映了先秦道家哲学思想的特点。第二部分由中间五个自然段组成，总述道的本质，进一步揭示“道”与具体事物亦即“生者”与“生生者”的关系，揭示“道”与运动的关



系,从有限和无限、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上显示“道”的本质。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自然生死问题,进一步形成《列子》的社会人生观。通过“孔子游泰山”、“林类拾遗穗”、“子贡倦于学”三则故事说明“道”的运动始终相继,因而生与死,不过是一个往返循环,“死也者,德之微也”,不必戚戚于死期,而应在人间以平常心对待生死,直到终年。第三部分由最后五个自然段组成,其主旨在于强调“道”之本质是虚默无为,而人也应以笃守虚静的态度对待人生,进一步丰富了《列子》人生观的内容。“物损于彼者盈于此”,又何必斤斤计较人生中的得失予取?“生不知死,死不知生”,又何必特意计较生死?“杞人忧天”、“宋人求富”两个寓言告诫人应遵循自然规律就相安无事。前一个寓言反映了先秦自然科学在宇宙形成理论上的水平,后一个寓言的“盗天”表现了人类利用自然的进步思想。

子列子居郑圃^①，四十年人无识者。国君卿大夫视之^②，犹众庶也。

国不足，将嫁于卫^③。弟子曰：“先生往无反期，弟子敢有所谒，先生将何以教？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^④？”子列子笑曰：“壶子何言哉？虽然，夫子尝语伯昏瞀人^⑤，吾侧闻之，试以告女^⑥。其言曰：有生不生^⑦，有化不化^⑧。不生者能生生^⑨，不化者能化化^⑩。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，故常生常化。常生常化者，无时不生，无时不化。阴阳尔^⑪，四时尔，不生者疑独^⑫，不化者往复。往复，其际不可终；疑独，其道不可穷。《黄帝书》曰^⑬：‘谷神不死^⑭，是谓玄牝^⑮。玄牝之门^⑯，是谓天地之根^⑰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’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^⑱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。谓之生化、形色、智力、消息者，非也。”

注释：

①子列子：子，古代学生称呼师长时，在名字前加一“子”字，以表示敬重。列子，相传战国时期的道家，名御寇，一作圉寇或围寇，郑人。《列子》八篇是否他作，历来说法不一。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，当属先秦子书。郑圃：古地名，在今河南中牟西。

②视：看待，对待。

③嫁：往，到。

- ④壶丘子林：人名，列子的老师，复姓壶丘，名林，春秋时期郑国人。一说壶丘子林是假托，并非实有其人。
- ⑤伯昏瞀(mào)人：伯昏，复姓。瞀人，愚昧无知的人。此指伯昏大智若愚。前人认为伯昏是列子之友，同学于壶子。
- ⑥女：通“汝”，你。
- ⑦生：有形体的具体事物。不生：派生万物而不被他物所生的，实指道。
- ⑧有化：有存亡变化的具体事物。不化：不被他物所化的，亦指世界的本原。
- ⑨生生：第一个“生”为动词，指产生。第二个“生”是名词，指被产生的事物。
- ⑩化化：使事物变化。词意结构同“生生”。
- ⑪阴阳：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。指由物质本原的运动所产生的阴阳两气，阴阳两气结合然后产生万事万物。《老子》的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三生万物”中的“二”就是阴阳。
- ⑫疑：固定不变。传：疑，定也。文中的“疑独”，实指派生万物独立永存的本原。
- ⑬《黄帝书》：战国中期阐发老子学说的古代道家著作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有《黄帝四经》四篇、《黄帝铭》六篇、《黄帝君臣》十篇、《杂黄帝》五十八篇及《力牧》二十二篇，久佚。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《老子》甲、乙本，在乙本前有《经法》、《十大经》、《称》、《道原》四篇佚著，被认为是著于公元前4世纪的《黄帝四经》。
- ⑭谷神：即虚空无形而变幻莫测、永恒的神妙作用。
- ⑮玄牝(pìn)：指宇宙产生万物之根。玄，幽深，奥妙。牝，雌性鸟兽。
- ⑯门：宇宙产生万物的门户。